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二十

祭文類

祭祖母周氏文

維弘治二年歲在己酉春二月己丑朔越十日戊戌
孝孫費宏謹南向稽顙緘辭歸致祭于故祖母太宜
人周氏之靈曰嗚呼天欲福人之子孫必生起家之
祖而又有溫良貞靜者以爲之配然後能輔成乎基
業而顯耀其族類否則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烏能
流而不竭茂而不瘁惟我祖之爲人志貫金石胸吞
湖海樂善如貪惡惡如兇盡孝弟而有誠悅詩書而

無怠而祖母之來歸實頡頏而無媿言不涉於外聞
職惟脩乎中饋敦行動儉厭斥華靡持柔順以爲正
感悍妬而知悔禮賓有截髮之風勸學有和丸之美
我祖早世長孤幼睟慨世道之澆漓外侮興於室內
賴祖母之勤渠而門戶之不墜施及孫子漸膺祿位
啓封備服諸福用萃人皆榮羨以爲難及而子孫報
德之心蓋歎焉而未遂宏自領鄉書來游太學于今
六載欲覲省而無由徒捫心而痛喟訊起居之無恙
聊強顏而自慰頃者伯父之來語我以慈履之康彊
愈渙然而無慮迨以之計似聞伯父始有憂焉曰

此情之所鍾將不留西山之餘剝詎意夫子喪未返
母疾弗起旬日之間奄然棄背嗟呼何彼蒼之降凶
一至于此耶宏縻於茲病不能親夫湯藥飲不能視
夫含穢窆不能臨虞不能酌負恩無報無所逃罪寓
此哀辭言言涕淚諄墳土之未乾而神靈之不昧尚
其歆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叔父雪峯先生文

某年月日姪宏謹南向稽顙緘辭寓歸昭告于 故
叔父雪峯先生之靈而言曰嗚呼宏侍叔父也久而
叔父有功於宏也 大宏之報叔父也 未盡而有負於

叔父也實多宏童蒙侍教左右朝夕無間癸卯之秋
叔父鄉試得雋而宏亦追逐後塵其冬北上春試宏
從行明年入太學宏從居未嘗一日離也其後叔父
循例歸省止宏游補菴公之門不見久者惟是時爲
然旣二年叔父自南來宏郊迎十里喜見眉面於是
復合矣明年丁未宏賴教益忝登進士第而叔父乃
見枉有司復留國學宏念再進必遂所圖則骨肉之
間當久相與處嗚呼孰謂叔父以疾而歸竟離我而
寢乎念祖宗積德百年而始發且叔父盛德初無所
負必食報于天辜有諸福至於歿之旣感也猶恃止

而恐嗚呼孰謂叔父之年僅止於此乎祖宗之澤
或蒙之而或否乎盛德如叔父者乃弗克食其報乎
豈所謂天者茫茫而不可必所謂數者斷斷而不可
移乎抑吾家邇來慶吉旣多而慶吊相仍理有固然
者乎叔父之疾每上念老母下念孤兒恨不能乘風
而歸初秋稍平其念愈甚決意南往宏止之不可心
旌搖搖則亦恃先世之德澤冀天道之福善庶幾歸
路之無虞也秀夫之來乃得吾父舟中之報嗚呼何
人生之不幸一至於此乎雖然垂絕之際吾父適至
執手未訣魂有所依此猶幸也老母雖感傷致疾相

繼卽世然高朗令終且遠不相聞亦未爲不幸也至於恩昌二子幸皆岐嶷可教且有諸父撫之天道久而後定自當獲報必無足慮然則叔父之目可以瞑於地下矣嗚呼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果能達生知命而自慰否乎宏性本頑戇幼不更事負叔父多矣叔父下第之後鬱鬱無聊宏不能開陳譬解其失一也卧病之時適塵事碌碌不能擇醫慎藥其失二也病久思歸不能反覆勸止卒使客死於途九附于身者未能無悔其失三也死踰月而訃始聞弗能憑棺而哭踊葬弗能臨奠弗能奠其失四也此心何時而

黃此恨何時而釋乎閱數歲當請告歸省遂拜展墳
墓教訓遺孤必使二子各守一經以償叔父之志則
宥之恨庶可釋其萬一若夫既往之悔則已無及矣
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鏡川先生文

維弘治三年歲在庚戌二月初吉門下生鉛山費宏
謹爲文致祭于故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文懿楊
松先生之靈曰嗚呼公之學直貫旁穿海陸地負人
能不服其博公之文合正出奇目光玉絮人能不服
其精遠勢直望高風山執斗煥清心勁節并剗湖澄

其德孔尊而難名今則已矣其誰能作公於九京懷
傾慕之誠豈陋質詢材可以受教而公拳拳汲引者
幸托交令子獲出問下椒容接而蒙賞識以慰區區
天何奪公之速忍使星拆台而木雨冰此豈公之不
為足以測其涯涘而歟其門庭然人恨用公之遲而
蹇疏出公之口者皆忝建明而拘儒曲士庸見薄識
微自當傍而佐銓衡九編纂經公之手者皆忝制作

辭一真有味活庸庸在勸吾之私實爲斯文悼恨而
莫勝嗚呼哀哉

祭妻兄漢和仲文

嗚呼哀哉何慶門之不幸見大禍之相連痛親喪而
未舉復子壽考不延莫究推乎常理徒仰額乎昊天
慨予齒之髫稚已慕君之才賢追姻好之日篤又科
第之爭先忝官同而事協每席接而珂聯歲已未之
仲夏始別君而南旋閱在疚之筑筑致慰問之奉奉
專報予以在告恠攻療之遲痊當客歲之中秋嘉岳
對之勸懲雖遠養於官邸乃密適乎鄉區何處慶滿

欲求慰而未能恨阻隔於途川屢見君於夢寐慮踐
瘠之難全相君心與其貌必仁者之長年頃赴及而
北上將問君之沉綿得凶報於姑蘇步欲進而難前
緣道左而行亟心搖搖如旌懸矧大事之未襄知君
心之拳拳乃取道而滯此爲營建其新阡維金山之
龍脉自高隴而平原勢隱然之甚吉君耐窆其東偏
幸遺孤之憑藉奠書香之可傳果不食於旣剝木期
葉於將顛天以久而復定君瞑目乎重泉寄深悲於
斯文尚降格乎靈筵嗚呼哀哉

祭太學生秉鈞白君文

惟靈席台斗之休光爲華腴之令族早係藉於賢關
期趾美於先躅發鄴架之牙籤繼韓檠之膏燭漱芳
潤於遺編覈異同於汗竹累戰藝於廣場竟負寃於
獻玉旣需次於銓曹將榮被乎章服鷄且搏而鍛羽
驥方驤而馬足久病末於房帷猶怡情於簡牘苟副
墨之稍竒必染翰而親錄蓋壯志之未衰冀家聲之
不辱矧昆季之皆賢而閨門之雅睦對子瞻於連床
侍公綽於歸沐醜美酒而盈缸賡新詩而滿軸幸漸
脫於沉綿以同膺於晚福誰入壑而負舟乃聞臯於

升屋匪鵬鷖之爲祥殆鳧脛之難續某等交元方而
心契聞懿行而耳熟感手足之多情傷才賢之不淑
敬致奠而陳詞亦何勝其慘顧嗚呼哀哉尚饗

祭侍讀學士南峯徐君文

嗟嗟徐君胡遽至此竒偉之才遠大之志上溯六經
下沿百氏直貫旁穿窮探深詣故典時宜人情物理
峽倒河懸有源有委發爲文詞閑衍鉅麗倚馬萬言
金聲擲地所自期待在於經濟中有定見正而弗泥
目無全牛體兼衆器館閣翱翔不媿良史文衡再典
屢收名士經筵晉講敷說有體出使夷邦務存典禮

清脩之節耻隨俗靡奮勵之心進而未止君子我知
小人我忌欲以鹽車困我騏驥皇路清夷奸讒失勢
範我馳驅可以千里一疾沉綿乃竟不起天之生才
豈其無意成之孔艱奪之何易平生抱負百不一試
識與不識盡然動喟惟宏與公生同戊子公齒爲兄
視我如弟骨肉之愛金蘭之契乃遽哭公令人短氣
形容在目笑談在耳旬月不見若公未死公喪在車
益增我涕文以叙哀莫整公美嗚呼哀哉尚饗

祭保相澄江尹公文

癸丑年作

嗚呼維我嘗翁一代英豪偉乎其器聳壑昂霄蔚乎

其文起鳳騰蛟蚤擢儒林之秀遂振詞苑之鑪執經
鰲禁載筆螭坳冀有裨於啓沃庶不謬於貶褒及秉
掄材之鑒累收多士之髦施於有政歷佐諸曹寧昂
昂而驥展耻泛泛之鳧漂練達世務雅志本朝晚承
簡命乃冠百僚宣皇仁而澤霏春雨斷國論而辯湧
秋潮逮事孝廟以舜紹堯涉險之舟方期于共濟
和羹之鼎每苦其難調忽謝簪組往即林臯時事或
遺幸歐公之有錄古方多效勞陸相之親抄身與名
而俱泰德並年以彌高宜益深於壽域胡遽解乎天
沒其之始進實荷甄陶追憶明訓維以長號恨百身

之莫贖徒六合之旁招遙望几筵寓奠桂椒翁其不
吐炎爽於昭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審菴文

嗚呼公至鵝湖于今七載懷玉之別期公再會宏今
復來公乃相背壽甫於六胡不少待姻婭之契交游
之愛追念疇昔曷勝感慨嗟哉叔季風俗頹敗面友
不心炎涼異態宏昔忤時亟請休退親交皆懼以累
得罪患難我卹獨公不改予莊之留情誼藹藹華屋
猶存故人安在望惟一哭致茲薄酌尚其鑒之公靈
不昧嗚呼哀哉

過呂梁祭告伯考復菴公文

嗚呼昔我伯考於此分司宏以羈紲囊書相隨督我
勤學戒我遊嬉國監之入公夢甚奇已而忝竊果如
所期素荷鍾愛喜溢雙眉卿有宵人爲宗室妃華而
不實結士不知輒欲招宏飲酒聯詩公輒呵止曰此
禍機謹當豫避宏不敢違惟孝惟忠公實啓之公歿
一紀宏忝黃扉逆藩蓄異果有私蘄宏憶公教惟義
是思護衛之沮君弗忍欺雖遭讒害幸脫危疑嗟公
先見允如著龜逆藩旣敗公論謬推

聖主嗣極任舊不遺救使遠召乘傳北馳非公啓佑

曷克臻茲公之積慶鍾於孫枝頃復及第集於鳳池
公在九原不能解頤恨公不見我心傷悲道出祠下
俯伏陳詞我牖我相尚有遠祈公靈不昧來鑒一卮
尚饗

祭吳寧菴文

嗚呼天之生才夫豈無意胡用之也難而奪之也易
惟公之才識英明足以仰贊廟謨文章炳蔚足以入
掌帝制方未用也皆惜公見用之遲及其既用也又
何爲溘然而逝耶然而以正學日侍經筵以直筆與
脩國史碑版照映乎四方藻鑿甄拔乎多士出佐春

官荐掌邦禮與執政樞屢陪廷議亦少展其才而漸
行其志夫况正言高論曾見忤於權奸靜處徐行常
樂居於散地歐公集思穎之詩杜老悲拂衣之未志
恒慕乎古人行不同於汙世固非若旅進旅退而虛
生虛死者也第善類之消長實世道之攸繫忽正人
之云亡宜斯文之動喟宏少與公同登甲第公不鄙
外遂爲姻契雖離合之靡常盖相親之罔替歲在甲
戌宏歸故里親交懼譏莫不引避公獨勸我爲避暑
之行假我以予莊之第傷叔季之澆漓感薄雲之高
誼明年冬仲公奉使旨道出吾廬於焉留憩約扁舟

其優優於晚歲辱契分之素深諒斯言之非
公東歸未忍解袂握手叙別玉溪之決追憶歲
月迨今五禩書問勤渠不知幾紙竊憶數年之後公
果得請當訪公於荆溪之上以卒酬乎夙願而頓忘
乎俗累也詎知凶問之遽傳而良會之難繼欲往哭
而未能徒歎歎而反袂辦香之奠哀悰莫旣嗚呼哀
哉尚饗

脩金相祖墓祭文

竊念宏等諸孫從仕於外者弗能隨時偷合以取惡
於摧奸隱處於家者弗能過慎搗謙以見忌於鄉曲

訟端互構鬼燭遂張以致害及先塋有人于所不慮
信者宏等諸孫不孝之罪無所逃矣自丁丑孟秋以
迄于今宏等雖偷存視息實切愧恨况惡黨未絕戒
心猶在展掃之禮因循莫舉每一念及不如無生今
甫逆賊謀反既已伏誅人心漸定蹤跡少安詢之術
者以爲歲月甚吉可以脩築乃敢含哀茹痛匍匐墓
域勉盡此心以上慰祖考妣在天之靈仰惟我祖稟
性英烈襟懷明達垂生啓佑後嗣必以忠孝廉介爲
先而利害禍福有所不計宏等仰藉餘慶致位于朝
下 竊 心 迎 寇 之 賂 而 沮 其 護 衛 之 求 正 恐 染 於 汙 腐

降於逆亂以玷我祖平生之志不也前者諱新子傳
之見忤於權奸也盜亦嘗發其父塚然則使宏等果
能慕子儀之忠則前日之禍我祖固知其終不可避
九原可作安知我祖不恕其愚而末減其罪耶脩築
之始特此虔告嗚呼痛哉尚饗

天柱山先師黃告文

嗚呼宏自終喪之後復仕于朝始由官諭遂晉奉
常繼佐禮曹荐正卿位三被顯命皆出異恩贈階歷
三品之崇錦軸爛五雲之織每荷榮寵無任感傷惟
吾考篤于教子斯足以成其名惟吾考勤于脩德斯

免以行其慶然而祿不逮養痛何能堪及夫得請南
歸燎儀將舉而又忽也及幽冥震驚之慘有
不忍言稽慢之愆其何能適及之載整適逆魁
之既誅究恨少平英靈必喜爰奉

帝制告一墓庭尚其慈蔭啓佑子孫延世澤於無窮
躋榮貤於極品宏等瞻望恩靈不勝感慕之至

新開山先妣墓焚黃告文

嗚呼宏不肖仰荷道休忝列法從屢奉慈訓幸免官
无自今上龍兆之初實屢受鸞回之誥報先源而
後委澤自隸而流非軒在號之累如乃服章之益備

惟溫恭淑慎之德素孚於族黨而顯揚褒重之語無愧于絲綸然而鼎鍾不逮徒深風樹之悲衣線猶存莫效春暉之報况中遭橫逆改卜玄封闕歷歲時久稽黃燎不孝之罪其何能逃茲以逆魁既誅冤恨少釋乃擇仲春之吉往脩先考之塋遂捧

璽書告于天柱慨茲墓之既遠悵展禮之難同載洎良辰式舉祀事備膳三命違諸九原想靈爽之如存服訓辭而歆喜尚祈慈蔭啓佑子孫延德澤於無窮躋榮貤於極品宏等不勝哀慕之至

祭詹敬之文

嗟嗟敬之之志於忠義一何勇寧批龍鱗待虎鬚而
無恐也意欲扼南巡之車駕而正吾君之舉動
也雖一死可哀而真若太山之重也忠非期報死非
期名而遭遇

聖天子之嗣統也贈有官諭有祭孤兒有蔭而實非
常之寵也諒敬之死而不朽當有烈日爭光秋霜爭
嚴百世之下聞其英聲而敬聳予素知敬之而恨未
能哭敬之之塚也祭以斯文侑以瓣香而姑以淺予
之慟也嗚呼哀哉嗚呼

何者之學莫先於義理而體

實在舉並性

以此心之無偽如赤子之純明斷裏襮同符而初
然一轍言行相顧而德業可成此坤之有內在於以
敬而乾之開和所以存誠也惟公稟天地之淑氣華
河嶽之英靈沉潛正學探討遺經忠惟切於道義動
必合手準繩彼徇俗之貴富與諧世之功名凡衆之
所爭趨而力奔乃公之所厭薄而羞稱其進也以引
君當道爲急而謙論忠言已著聞于筮仕其退也以
安貧守道爲樂而清風高節尤見重于公評惟操存
純篤實故樹立之堅貞左遷而出未嘗以爲辱被召

而起未嘗以爲榮斯文恃之以爲元氣學者尊之以
爲儀刑某夙仰山斗幸及門謁說德而心醉且清誨
之屢承辛己之秋赴召北行停舟待教至於深更上
拳拳於君德下數數于民生蓋老成之忠懇猶雅意
於朝廷胡昊天之弗吊忽者樵之殂傾昔也聞公之
訃旣驚悼而無已今也過公之里益凄惻而難勝喜
遺孤之有立見天道之足徵保及棕於一誅庶感格
於幽冥嗚呼哀哉

祭見素林公文

呼世一無祿失我素翁

乃岱乃嵩擬翁於木乃栢乃松爲國元氣卓哉
志願頑立懦伯夷淵龍今上中興翁慶遭逢幃
赴召期志之同每有大議耻徇以通如彼堅金百
鍊弗鎔如彼江河萬折必東一偶不合復爲冥鴻才
不盡用聲垂無窮宏受翁知誼篤初終明珠拱璧輒
有詩筒去歲之春得請明農意翁猶健庶躡高蹤武
夷煙艇徧歷群峯凶計忽聞舊約成空思翁不見有
淚霑胸多鷄絮酒莫奠新封緘辭千里少叙哀襟翁
靈赫如或鑒愚衷嗚呼哀哉

祭松崖方公文

獨與填延南巡之轍訪我于高溪之濱憶曩違之
日夕感情好之彌真偶語及於時事覺眉宇之雙顰
蓋宦情之既薄欲高蹈以全身俄飛章而謝老遽遂
掉而還聞何昊天之弗吊乃降禍于正人雖崇階之
斬陟弗及拜于恩綸嗚呼世方好進耳于媚竈公寧
忤嬖倖之意而不欲斯民之困於貪暴人或恣親忍
於絕裾公寧辭撫治之命不以易慈闈一日之歡娛
惟孝惟忠公實無媿行絮才優况悲美蓋棺論定
公歿已寧聞苗情傷我乎
之奠千里
減辭寫哀庶慰公靈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傅韓忠定公文

嗚呼士必論其人節節莫難於保終不有狂瀾何以
見中流之砥柱不有寒沍何以知晚歲之貞松惟公
鍾兩間之正氣爲一代之豪雄才識敏達器度恢宏
不矯以爲異不翕以爲同在諫垣則言論不阿而常
存大體歷方岳則旬宣夙倦而茂著勲庸臺省迭進
望實加隆乃掌國計獨念民窮屬世道之多變而權
倖之內訌如雲蔽日如隼在墉方逞奸而煽亂具鞠
虐而哀凶遂抗章而伏闕敢首犯其危鋒雖卒陷於
勳并無愧於蒼穹逮聖明之繼統乃鑿燭其丹

重沾於黃髮扶超進乎青宮壽俊有光於里
社士林共仰其高蹤胡爲天不遺于一老訃忽聞於
九重褒卹之典旣優旣備易名之謚以定以忠公可
請德脩諸已而獲報之豐者矣宏於名德素所推崇
勸老成之凋謝託遺響於悲風誄以斯文少露哀悰

雜著類

武廟初所見事

弘治十八年六月初三日群臣以登極覃恩稱謝
退詣東閣議尊謚及廟號其議出內閣禮部官簿
列與設者銜名閣議畢各書題字名下蓋武職推公

而伯文職則三老先生而下有九卿孝士春坊
酒司崇允號為堂官者以至科道之長皆在焉先
是列聖帝謚上十六字必以孝總之至

大行皇帝乃以孝為廟號蓋舉其重者稱之不必泥
於故常也敬聞

聖母王太后傳諭內閣云自古帝王能孝親修德如
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三先生湏定一好謚傳之萬
世嗚呼堯舜之道莫先孝弟文王之敬孚於宮闈觀
聖母之諭則先帝正身齊家之實德蓋有人亦及
於而民無能名者表揚鴻羨傳示永永豈非天報之

公議我初四日 上御西角門群臣先行四拜禮畢
禮部侍郎奏云上

大行皇帝尊謚議 上起立英國公張懋揅議文由
中道升階 上受之宣喚翰林院來內閣大臣升階
上遂以議文付之復致屬一二語群臣不得與聞也
內閣大臣受謚議退群臣復行四拜禮 上乃退朝
初七日上 尊謚是日免朝質明群臣入候於闕內
時內司已置冊寶案於天門上 上亦候於便坐
辰刻舉案由中階而升 上步從至丹陛下乃御素
輿從行由右順門至恩善門而入 上入後門即開

群臣班於橋南舊臨之所良久內贊者傳出贊禮屢興甚速或云朝廷之禮然也然中外隔遠禮儀亦未及詳示不免有少誤云

記尚書張莊蒲公錄示養生要語

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

之畏之靜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即病瘥，火重以庚戌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瘥，久不能較。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瘥亦念宏甚，宏欲展省，則拘於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乞養病，以歸。時張公爲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諭拳拳。移時乃別，將別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悅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旣而啓封，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減於骨肉之孳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教於飲食嗜慾喜怒頓又敬焉。自丁未迄今，蓋

幾三十年公所贈扇中遭多故已不在。心記錄如
右見前輩愛士之心如此其至爲後生者所當取法
而不敢忘且使兒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實却疾
養生之要旨也公諱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歷官至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納政歸數年年八十餘乃
卒自言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暑行渴甚見井泉欲
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即吐之公移屬稿亦瞑目端
坐但以意授之筆吏其慎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
不罹於陰陽之患也公操履純潔始終一致弘治初
與三原王公宗貫安成劉公紹和同心輔政選舉公

明前後皆不能及雖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爲四
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
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則舉家葬
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多服
其言以爲得大體云其爲浙江提學深得士心凡公
卿子弟卽學業未精亦聽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
而廩膳之補則不容濫與也每見後進輒教以讀書
在多識嘉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
在手扇中所示多節取焉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爲
本而非眩博爭妍以逐時好者也鏡川楊文懿公嘗

爲宏言其平生交友惟公及廣昌何公廷秀莆田彭公鳳儀皆出刑部蓋皆一代之端人謹併識之王德十三年五月八日寓郡城雨中書

讀詩林偶書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拆亮以清此東坡聽賢師琴也吳詩僧義海謂坡詩詞氣倒山傾海然未知琴春溫廉拆絲聲皆然何獨琴也蔡正孫又謂聞者以海爲知音子謂此乃騶忌子對齊威王論琴之語坡特引用而少變其詞耳若直謂坡未知琴可乎蓋騶忌子以春溫屬君廉拆屬臣絲聲中惟琴最雅故可

以此二語形容之恐非他箏箏琶阮輩之可比也其
下文又曰攫之深而驛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
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
下治豈海未嘗讀史而但據臆決遂爲此評乎

偶書

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
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沈旣而後能月無忘其所
能

讀東里集偶記

伊讀楊文貞公集至蜀江歐陽氏族譜序蓋序考
功主事恭和歐陽哲所作譜也其中云哲又參校文
忠監琮二譜有不同者其大者琮率州人捍黃巢事
據史傳蓋文忠一時傳聞之誤然余考文忠集其石
本所載如此而集本無之豈非集本後出已審其誤
而去之歟宏因取歐文外集考之捍巢事集本石本
皆有之石本見吉州府君條下集本見序中文貞一
代儒家所考必精覈而於此忽之何邪二本之異處
頗多石本序止見前次列譜圖次錄事迹而終之以
譜例集本序頗詳而截蓋自亭侯蹄以下置譜圖之

後其末分註云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
及夫人名字有事跡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亦以譜
例終焉其後考異者乃云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
本爲後蓋因公跋昌黎盤谷序之說而以集本爲改
定者也然宏細讀二本恐石本乃文忠手定故刻之
以揭示族人而集本或其初稿也蓋石本之序雖簡
而其意已足况首尾完備自是成書集本之序雖詳
而詞覺太多如所謂涿郡太守之夫人爲春申君女
巨之夫人爲戴德女巨子遠字叔遊之夫人爲倪寬
女遠子高字彥士之夫人爲孔安國女此等事文忠

已自知其可疑特姑存之則此譜似當以碑本爲正
矣大抵碑版文字若山鏤冢刻出於他人雖作意未
有安難於追改其所竄定惟家集可以見之則當以
集本爲據至於家譜之傳必商榷已定然後登石即
有改竄爲之任我不妨重刻然則何必拘拘於集本
之從耶尊閣信石不惟其當而惟其名此晦翁所以
力辯攷韓者之非也宏淺陋安敢妄評大家之文姑
書之以俟讀者決擇焉

四月十一日偶書

東坡祖學齋佔畢云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

體但云月無絲恐當作四月此說非也蓋農桑之家
苦於徵科艱於衣食多先期質于富人或指箔上之
絲以買穀或指田中之穀以買銀惟圖得價以應目
前之急則快於心矣豈必有見絲見穀而後賣且糶
之耶下文所謂賢得眼前磨是也

偶筆

河南府夕陽亭一統志云昔晉賈充出鎮長安百僚
餞送於此自旦及暮故名然後漢楊震傳載震因忤
樊豐耿寶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因飲醪而卒
則亭之得名非爲餞充也自漢故已然矣借字

讀爲子夜切而杜集所作鄭典設自施州歸一篇其中
有云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
宜競借則又讀爲咨昔切矣 柳州行路難三首皆
託物諷諭之辭其一篇謂夸父逐日奔走而死於道
路淨人滴飲粒食而終其天年以諷世之志大無成
不若安常而守分也其次即匠石以求椽杙并群材
而壞之以諷君相之於人材當愛惜養育乃能不乏
其三以寒暑相推時序變易洞房熾炭忽焉爲露榭
風亭以諷炙手可熱者之不足恃其詞雖皆環麗奇
詭而其意固如是而已恐兇輩初讀茫無歸着因書

以示之

嚴子陵

子陵傳稱光武即位光變名姓隱身不見而任延傳
又稱延爲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會稽頗
稱多士延到郡聘請高行如董子義嚴子陵等敬待
以師友之禮豈任延爲會稽光武猶未即位而光猶
未變姓邪

韓文

昌黎送殷侗使回鶻首云其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
者一人與之爲貳末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非遂論

也蓋侑常注釋公羊傳以序屬退之故送行即道其實云爾然公羊注釋序不見集中豈李漢之所採摭未能無遺邪

讀正蒙發明

橫渠先生嘗嗜孫吳矣得中庸於范公而後知名教之樂嘗逃佛老矣得易說於程氏而後知道學之要其歸自洛又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筆之蓋即正蒙等書也觀其十七篇中無非發明六經語孟之奧旨而於吾道異端之辨尤致其嚴惜今之士類以科舉妨功雖明白可玩者非關係舉業已

不掛眼况齟齬難通者又安暇致思於其間耶義理之學不明於天下其以是歟進士蘭溪童君廷試嘗著正蒙發明 卷每篇每章各爲本其出處究其指歸於先生立言之意十得七八斯亦勤矣先生曰吾學旣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讀者以是求之乃知正蒙之不徒作而發明之不可無也

竇公

漢孝文時得六國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竒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

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臣鼓琴導引無所服餌
瞽廢視心靜又能導引宜其壽也

回縣司呈送子入監文書

鉛山縣二十八都里老張景春呈爲申明舊例以重
恩典事蒙本縣差委本役親齎手本前到先任禮部
左侍郎歷陞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致仕費 虔請照該部原行事例將應蔭一子送縣
以憑轉送施行即將手本送訖奉本官回書一紙內
開王者之政以世祿爲仁近代之恩以廢子爲重當
職誤蒙 聖簡位居三品之尊幸免官充任歷三年

之久在舊例以應得蔭爲斯世豈敢矯情但自念崛起寒微躡躋辛要隨行逐隊已難逃乘鴈之譏厚饗薄功又多冒從龍之寵若復濫叨世賞不無重取人非熟自揣量深懷慚愧故當乞之恩已遷延于一紀而未完之卷至閱歷于諸公所見旣偏未能遷就况京堂乞蔭舊皆自陳而診部申明許爲代請正欲全士夫廉耻之風見朝廷恩典之重彼子之曾蔭與否部案可查而蔭之有碍與否公論具在今必勘結明白文移展轉是以詐冒見疑市道相待於蔭子視之太重大臣視之太輕使父兄有自重之心子弟

有可進之路或未必志於速化又豈肯甘受猜嫌蓋
給俸耻於請歷教官耻於求試皆先儒之明訓君子
之大節凡我士類忝備大僚頗通詩書少知禮義考
若未滿必不肯詐稱已滿子如己蔭必不肯詐稱未
蔭今乃以里老隣佑爲可信而公卿大臣爲可疑所
得幾何所損甚大此又本職所爲深慨而不能苟從
者也當蒙本官分付將書呈稟 本縣煩爲備云前
項情詞轉申刷卷衙門知會施行爲此遵依具呈須
至呈者

說類

去鼠說

鼠之爲物貪而怯者也曰鼯曰鼯曰鼯皆鼠之別名
自予之舍客即有點鼠百輩大爲吾患晝則累累然
循墻而走不復持兩端之首夜之嚙物有聲止而復
作若將怙其奸而人聞大驚小盜殘羹剩炙少有不
密輒爲所有硯墨藥膏文房所寶伺寐方成如飲醇
耐况迺穴屋而居千蹊百徑欲熏之不可欲灌之不
可晨且起憤然不樂將鼠是務去因嘆曰天生物以
利於人也生殺粟以食之生桑麻以衣之生六畜以
養之鼠何爲者也豈天不欲太利斯人而固以是害

之歟竊

念昔有祝鼠赴水而死者安得起斯人而祝之耶時同舍有一儒生顧予而笑曰子何計之踈也如子之計是投之以噐執之以牛射之以千鈞之弩也計則不善而徒怨天爲惡可哉蓋天以二氣迭運五行順施剛柔雜揉美惡不齊萬物固不能以害人而亦不能皆利於人也况天壤之間人其形而鼠其心者何限其桑麻而衣則人也其六畜而養則人也其陽施陰設神出鬼沒拔援肺腑簸弄威福流毒於四海則甚於鼠也詩刺食苗易譏竊位若是者子能盡憤之哉子之計亦踈矣子聞之若驚因請曰

計將安出生曰萬物之靈惟人爲最也斬蛟擾龍園
虎檻豹皆人之所能也而何患於鼠乎蘇子不云乎
養猫以去鼠也子誠得一猫而養之則向之爲子患
者皆將屏跡截蹤不寒而慄然吾復告子焉九猫必
擇其類虎者鼠然後畏之不幸而獲不捕之猫則其
性也仁其質也脆見鮮則趨見鼠則懼甚焉同穴而
乳矣若是者又何利耶子聞之若賞曰生之計誠善
誠善然則以生之說推之天下可乎生笑曰吾知去
鼠而已天下之大則鄙人何能知然嘗聞之久矣國
有忠臣姦邪不興故登車攬轡則四海澄清當道理

輪則對狼屏迹望威稱職則邪佞膽落有若而人則
人其形而崩其心者不至於怙姦稔毒天下可幾而
理矣用是觀之去鼠去邪其事將無同乎言既已予
乃罄折謝生因叙之爲去鼠說云

牧說贈同年作縣

進士某君爲某縣令將行宏輦追而送之驪駒在門
因情而告之曰君知馬之所以引重致遠而利天下
乎牧者之責也夫馬必居之得其所馭之得其要飲
食之得其時駕稅之得其節攻治之得其方孳息之
得其利無以居之則逸無以馭之則不可制無以食

欲之則力不足無以駕稅之則勞而疲無以攻治之
則惡無以孳息之則耗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牧民
矣乎雖然此一馬之說也吾將語君以衆馬之說有
乘馬有皂馬有繫馬有廐馬有校馬其馬愈衆其牧
之責愈重也然而其道則無異乎一馬之說也廷故
物而居之存乎皂棧操縱而緩急馭之存乎轡策時
其飢渴以食飲之而盡其材存乎芻秣節之而不竭
其力存乎駕稅化驚爲良存乎攻特因害而防之以
蕃其生存乎禁原憐然後馬良且蕃隨所用而無不
得今夫牧民者能以小喻大而取則焉域國民而不

紊其職不逞其心若皂棧之居立綱紀嚴禁僉使奸
民黠胥常在伸縮進退之中若轡策之馭因所利而
利之若食欲之齊均徃省賦而不盡其財與力若駕
稅之節平政理訟懷詐增暴者必刑若蹄齧之攻除
弊政去蠹右若原蠶之禁度乎牧民之善矣詩曰思
無邪斯馬斯徂又曰秉心塞淵騅牝三千無邪則正
也塞淵則誠也斯有牧人牧馬之本乎噫邪政莫急
於馬邦本莫先於民吉行毛而頒之師行物而頒之
馬不可忽也平居以守有事以攻民不可忽也今有
變人愛馬而爲之牧之者馬弗良且蕃則其責有在

矣泥受

天子之良民而牧之手以某君之才之學於牧一邑也何有由此益盡其心則由邑而郡而蕃稟而公卿其所牧將愈重則其爲利不亦愈博哉予於君爲同年有責善之道故說牧以申贈云

友梅說

君子之修德立心必資于學而學之講明又未有不資於友者氣味之相投習尚之相染規觀之相切劑其爲益也大矣然擇之弗慎則無益而有損故曰芝蘭異於鮑肆蓬麻異於塗泥皆聖賢托諸物類以漸

益乎人人之深意也而君子之好修者佩必芳草蔭
必嘉木又嘗以人視物而不苟於所擇若橘之於靈
均也菊之於靖節也蓮之於茂叔也締交契合相視
莫逆遂以有聞於千古然則取友必端得非吾人脩
德立身之要道耶初門仰廷王氏嘗問學於其舅父
西山謝先生先生曰人莫貴於有恆行莫先於孝友
而兄弟三人皆我之自出盍亦各保真心久而不渝
如所謂歲寒之友乎蓋世以松與竹與梅爲歲寒三
友故也廷玉行最幼於是遂以交梅自命顧名思義
恒欲不忝於渭陽之教間乃即予而問其詳焉夫梅

之爲物獨立霜雪之餘迥出風塵之表標格孤高風
韻雅潔與幽人逸士爲宜自古迄今見諸題詠者甚
富而林逋則其尤著者也然逋以稱重于時亦惟其
隱居尚志與世俗之所好不同是以其德無愧于梅
而譽亦隨之豈徒尋芳索笑玩物以竊名耶西山於
是玉固以古人望之欲其德之修者無愧于梅耳蓋
吾儕性稟之善本無異於古之賢哲特以其受變于
俗斗以汙下自居則或仕或隱與世浮沉不能卓然
自立以取重於天下苟視梅如交資其高潔以求虛
譽之益將俗焉可醫過焉可寡行焉可修由是而進

於古人亦何難也予幼孤與其三兄友愛甚篤無
忝於歲寒之盟予頃聽其言論必曰西山西山蓋亦
所謂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者故縉紳大夫見廷
玉多敬愛之足以驗友梅之益矣然公尚友之志不
可以自足也廷玉盍因子說而益勉之

題跋類

跋李恒齋遺教後

頃者平軒李君由陝西大叅進浙江布政使不數月
其弟舫齋君又以山東憲副進福建按察使越在外
服無使齋爲之長其員僅若干內之臺省本僚由地

次補鄭翻祭且重矣而李君昆仲一時並進何其盛也方其時舫齋使至得其尊翁恒齋先生遺教讀之三復嘆息宜其能致今日之盛蓋流俗之見大都慕爲貴人而不慕爲好人先生於二君髫髻時已以好人勉之非所見超邁能然哉而二君奉遺訓周旋不墜其馭歷華要固非徒以資深而序進也

題少宰孫公志同所集晦翁書後

少宰九峯孫翁集晦菴先生書爲六巨帙凡人間之所傳刻者略備於此矣先生之手澤夫人知寶而藏之然未有如是富者可以見公尊賢好古用心之篤

也集首於與造物游而終之以出師一表編次後先
行意謂觀者因其迹而求其心則所謂不
者可於點點畫畫之間而得之矣

跋晦菴先生墨蹟後

晦菴先生嘗因程子作字甚敬之說銘諸座右又嘗
取古詩依其聲之平側而擬之則於字畫詩句豈若
世人鹵莽滅裂而爲之者哉然其學主於爲己歸於
求心而非有爭妍鬪靡之意故其形於歌詠則古澹
和平况諸翰簡則蕭散閒逸非流俗所敢望而人之
續也蓋又不專在于言語文字之間也宜興少可空

豫軒述公示予此卷乃先生所和南軒張子城用諸
詩意必先生游衡湘時所作世傳先生雅好佳山水
所至聞有勝處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故其用遊
過予鄉邑也於紫溪石井章岩皆有詩載諸集中具
可考見恨予生晚不得操几杖執筆硯從先生一坐覽
名勝以快平生之願然諦觀手澤恍如聆磬效而親
儀架亦何幸哉因端拜稽首書于卷末庶幾託以傳
諸不朽云

跋黃堂懋德卷之二

方伯安成伍公嘗與予游於旣滿而去郡人古相與

操公治郡實蹟屢為十一題寫圖賦詩以贈公行此
卷題曰古堂懋蹟是也蓋公在那日久其德之入人
也深故人愛之也至知之也詳而言之也切使其无
德以及人則將有苦其留幸其去者又豈能致其歌
舞耶某素知公之賢可與古循吏埒然不能盡知其
某事某事為可法也今披閱諸作廣所未聞可以備
纂錄之缺豈非一快事哉天下列郡多矣誠得如公
百葦錯布其間則其民皆頌歌舞之未必出廣人下
也然如公者亦鮮公子朝信某同年友也敏而勤和
而介廉明而不苛為人大率類公茲擢寧波其將繼

公帶有關乎

卷之六

七

題跋宸翰錄後

棗成王君磷築祠于家祀其始祖宋直閣瀘溪先生
錄乾道中所得孝宗制命一通藏諸祠舍復集其從
祖叅政諱芳孫從父監察御史諱讓兵部主事諱高
乃父寧陵令諱孟常宣德正統間所受誥勅通爲一
帙題之曰宸翰錄蓋瀘溪之王自先生始著而叅政
以下實其嫡派此錄所由作也磷之子和游太學間
示余求題余竊高先生之節槩而喜其嗣世之盛不
能無慨焉者按傳記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初授迪

功卽調茶陵丞以工部不合去隱溫澤作詩送以忠
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憾忠簡不已附熾諫官羅
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威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
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流辰州
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某告詩謗訕忤檜
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爲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
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主
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受左宣
教知直敷文閣仍予祠祿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
卒

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
顏公起大厦將顛要力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
剛直之操爲世推重久矣而檜不能及其耒老薦之
於朝乃以微言得罪擯棄遠州雖晚年見錄亦在散
地不能究其所用固可爲世道深慨也夫逆檜挾虜
自重致位宰輔賢士正人竄逐殆盡瀕死猶進爵爲
王自一時視之人定似能勝天不知天之所以報善
與惡久而後定身歿之日無以異於若敖氏之鬼矣
如忠簡及先生之子孫愈久益昌入國朝胡文穆公
爲內相掌機務而王氏則太叅以下御史至憲副主

事至方伯寧陵之外爲副郎者一爲州守者一爲縣令者五爲學職者二褒勅之寵上暉映於日月冠冕之華下賁飾於桑梓何其盛哉今磷能剗祠割產歲時盡追遠之誠而和承嚴訓駸駸光榮又將上繼前人緒是皆先生積善之餘慶也因拜手恭題宸翰之後後之觀者知慶澤所自其必以節槩自勵而無怠云

題王憲副與時甲辰所得廷試策題後

右策題一道乃

憲宗純皇帝成化甲辰臨軒試士所賜問也其中立

志責任求賢三言取諸宋儒程子之說君天下之道
信莫有先於此者矣我

皇明求賢之典以進士科爲第一塗士由此進者漢
之公卿唐之省寺宋之兩府皆可坐致而具事功之
成就又係於所遇之時此則在乎上之人立志責任
何如耳然必在我所養有賢之實誠足以應上之求
副上之任而後遭時致主有以見諸事業不然則雖
積日累資躋華躡要徒以浮沉取容而負乘覆餗之
譏可終免乎憲副安成王君與時蓋是科進士也以
此裝滿爲卷持以示宏俾題其後嗚呼世之李士大

大類以科第爲進取之階迨其旣顯則惟汲汲然榮
利之計視其平生所學若魚乘筌蹄而不復留念者
多矣憲副知寶此卷如烏號之弓則追憶先朝賜對
之榮豈不欲圖報於今日窮居待問之切豈不能力
踐其所言由此長岳牧進臺省卓然樹立其必有可
觀者乎宏與憲副同領成化癸卯鄉薦後三年丁未
亦忝甲科皆 憲廟時所錄士也碩相與勗之

跋監察御史李艾所藏弘治乙丑科廷試制

題

憲廟在位十有八年九臨軒策士者六此則

蘇漢文皇新賜策問也叔世視策士類若虛文未
必有詳擬之實惟我

敬皇帝稟仁聖之資廓覆載之度其於人材實欲翕
受敷施以共圖天下之治聖問所謂治道治法雖詞
臣視草而亦仰體淵衷庶幾得識治之士而用之耳
蓋其清閒之燕防檢甚嚴嘗諭中官之近侍者曰帝
王之身必自加管束而後可以無過非他人所能與
及其臨御既久益明習國家事數召大臣咨諏時弊
方欲以漸行罷不韋寵馭上賓其功未竟

今上嗣極之詔皆先志也然則為治之道與法實有

孝宗皇帝十三年夏五月遣刑部右侍郎臣何鑑
往訊周藩獄情而此其教也故事凡臣下所領璽書
事竣報使則進繳臣鑑遭遇先帝荷簡任之恩奉
綸旨之重欲子孫萬世如見乃具錄如右以示臣宏
史宰相與勉脩職業以圖報稱於萬一云

恭題刑部右侍郎何鑑所奉

孝廟勅書錄本

孝宗敬皇帝十三年夏五月遣刑部右侍郎臣何鑑
往訊周藩獄情而此其教也故事凡臣下所領璽書
事竣報使則進繳臣鑑遭遇先帝荷簡任之恩奉
綸旨之重欲子孫萬世如見乃具錄如右以示臣宏

俾識於其恭臣觀於易之賁其象曰山下有火君子
以明廢政無敢折獄蓋以天下之政莫有重於獄者
也聽之者明不及遠則叔者茹冤脫者肆惡而其害
不可勝言矣先帝好生之德欽恤之心同符大舜
雖編氓賤隸不忍使有冤抑而况宗室之懿親乎故
茲互訐之獄詔河南守臣訊之及不能結臣鑑乃奉
命即訊勅末數語申戒飾之意蓋拳拳焉臣鑑仰體
聖心必中必正處當列上各得其情由是夫獄遂決
而群議帖然其在易之旅所謂火在山上君子以明
慎用刑而不留獄者歟於是足以見當宁知人之明

後之當也。此者先帝念天下久安而民數每
下退朝之際召輔臣至榻下諭之欲遣使分行檢
括所司言荆襄地重多流逋非重臣撫視不可而臣
鑑復被簡命以行嗚呼昂湖之馭未遠而號吾之痛
方殷臣鑑所以追感疇昔而圖報方來宜如是拳拳
而不容已也

題王水部所藏歐陽文忠公遺墨後

歐公以古文方駕昌黎所謂能自樹立不與世浮沉
者也守畫世以爲童學耳而公晚更留意即雨雪片
雨之蹤此素幅楮之佳亦不忍虛度浪費蓋蘇蘇之

論交盡世之考信類皆有所爲而爲之觀水部王君
夫申所藏數帖其用筆結體往往出規入矩則世俗
之苟簡豈不誠可嘆哉公嘗曰書之傳者兼取其入
也其人賢其傳乃久則公之所自處固又有在矣

跋朱希召所藏睢陽五老圖臨本

姑蘇朱君懋化之先有爲兵部郎中諱貫者實睢陽
會中第四人故五老圖小像初本至今藏朱氏爨子
欲從懋化之先學士者懋化借觀而未暇也懋化玄
自貴州奉表朝正道出晉信以此卷見示乃其郎之
史周舜卿用初本臨之其精神風度懋化以爲這

至國初諸名公題跋皆未備獨我匏翁先生
何止語在焉其所稱鄉貢士則懋化之尊翁憲副公
天不也懋化既令舜卿作臨本偶從舊篋敗楮中又
得此跋不勝喜幸因附像後嗚呼睢陽之會以初公
倡之故百世之下欣慕而景仰者不衰然非兵部公
之後世世有人則其茲圖未必能久傳如此文獻亦
何從而徵然則懋化此舉可以備叅稽廣流布如書
之副墨又豈可少哉

題彭氏族譜後

蘇公謂陳法立則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志

義旣終朝遂之本豈有不圖又謂求忠臣者必於孝
子之門蓋其事理相須實有貫一而二之義然能知
此義者亦鮮矣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蘭州彭君濟物
以其所脩族譜示予述祖德叙宗親斷自可知燦然
明備而所以重本源崇愛敬者固於是乎在仁人孝
子之用心也君剔歷中外憂國如家卓然以忠義自
勵實自一念之孝擴而充之故隨所付託必有成績
頃受詔督軍河南不數月遂奏平賊之功獻俘還朝
復有川陝總制之命捍患救民朝廷方倚重焉亦惟
濟物之志得以大彰氏之族而有光於茲譜也

昔人之論其固有以哉其固有以哉

跋少司空沈公所藏山谷真蹟後

予嘗慕涪翁書在京師時見一二卷皆臨摹舊本頃
避畧入荆溪寓居予在司空沈公見訪語次顧從者
自舟中持此卷見示蓋翁所書坡老後赤壁也古昔
盛時君子以同道爲朋不惟勲業節槩欲共濟而相
益至於詞翰之末亦類以韻格相高議論上下未嘗
不盡其有所推遜則又與人爲善若已有之之心非
獨爲諛悅而已也觀翁之書此賦可知矣翁之寓荆
州也時爲寺僧書塔記部使者環觀揮筆面請稱名

而亦可得然則此賦之書又豈徒以其文耶司空公
曾愛此卷如拱壁故舟行亦携以自隨予聞觀江之
神知安翁書而不釋公鼓枕於朝波浩淼之間安得
而不慮乎

題四府嚴公所繪廣信地理圖

信之境東抵浙南抵閩其北與西接饒撫二郡山之
大者若懷玉鵝湖龍虎皆有聞於天下水貫其中清
激湍駛朱文公所謂高溪也數百里間山川阨塞雖
不可以悉繪然觀于茲圖已得其厓畧矣先是信俗
醇朴號稱善地頃緣盜起鄰封愚民習見劫奪漸濡

而廣風俗於是乎始壞故去歲吾鉛三叛孽洵洵弗
靖致大變至屋當道諸公䟽請調兵以討捕之蓋
踰年而後定茲圖則繪於用兵之時實我東美嚴公
之所指畫而裁訂者也公自始事迄于罷兵設謀効
力勞苦萬狀謗毀叢集而名亦隨之故一歲之間三
膺勞典多獲重語比者巡按屠公之褒公也有云秉
公勤以施幹濟且達刑名經委任而涉艱難克有成
績蓋亦及于斯事聞者以其言爲切當而猶有遺美
焉茲津事變底定民生小安以治於旣亂保於未危
繼繼圖中境土復爲善地又不能無望于公公暇日

不能無槩于中也蓋天下之患常始
于微及其微而過之則易待其著而圖之則難易于
慮志積豕兩致意焉豈非爲治者之所當鑒乎宏之
德公則所謂江上丈人誓當沒齒而不能忘者間因
公示此圖而追思往事竊有所感故漫及之公深於
易者不知以爲然乎否也

跋楓林先生傳後

大叅鄭君立之慨其高王父楓林先生之志不獲大
行且其行不顯聞來裔也爲見素子爲之傳子因悉
先生之爲人而喜談樂道不能已焉於乎求先生於

叔季可多得耶古所謂君子者必卓然獨立不與世
浮沉取容寒餓瘁抑以爲分內甘心焉而弗悔先生
之志行嚼然若是非所謂古之君子耶茲豈叔季可
多得耶世豈無長鬣富都智巧便佞善諧俗取寵以
傾軋一時者然運去勢移聲銷燄滅筆誅口伐之士
亦得肆其公議而弗之貸於乎一世甚短萬世甚長
寧爲我而不屑爲彼如先生其諸所學之異乎人歟
先生有家訓二十四則見其所學之涯畧大叅君奉
以彌旋好修自重士論歸之其不獲大行者大叅君
豈將持蘊券取之矣

題雲鳳所藏二卷及地理釋疑

九遠作必性能而好乃工予既非能者又不甚好欲
其去難矣是卷諸作工獨予贈雲鳳諸詩甚可笑而
雲鳳乃不能掩其效輦之醜欲揭而出之豈愛我者
哉甚愧甚愧雲鳳喜文事重交誼忠厚廣大故於人
之筆札皆收錄無遺如此即是推之他日大用於竹
頭木屑肯輒棄乎逆濠之亂予有數札達隣境諸公
多及兵事已置禍福於度外倥偬中率無稿其東雲
鳳者賴是猶存而予之朴忠因得不泯亦幸矣青鳥
之學士大夫皆喜談之然鮮有中其肯綮者觀場

雲鳳所著地理釋疑能徧引詒家要語而以已言折
衷之可謂精矣予雅好山水恨無由躡謝公之屐與
雲鳳歷覽名勝以驗前術也

後知稼黃公告

此宋紹興戊午狀元知稼黃公授僉判時所得告也
公之十世孫汝行持以見示考其年為登第後四年
壬戌至是幾四百年公官止考功郎中志稱公被召
入對乞總權綱厚風俗上嘉納之時秦檜方主和議
挾金虜之勢以迫脇高宗異已者輒見擯斥公所論
得非憤檜之奸而慮鼠之為虎抑公以是忤檜故不

大用然其後益遠益盛入國朝以仕爲翰林爲臺諫
爲大行人爲憲副憲僉爲郡守縣令爲邑博士者十
有七人其領薦而待用者又三人若汝行博雅溫厚
無疑遠到則公雖屈於一時未足恨也彼奸者檜箴
弄威福氣燄赫然豈不快甚然未死已絕至取他人
之孽子以爲後天於忠佞之報何其明邪告中前後
具擢名銜予因有感故及之

善陳方伯子鏊楊溪書屋後

錫山陳君鏊結屋千里之楊溪而學焉暇則往來溪
上觀水以自娛頃年侍其尊翁方伯先生來遊宦邸

意未嘗不在楊溪也。間命畫史圖楊溪之景而復來
求予言以發之。夫陳君之樂斯溪豈徒以水木之清
華雲物之晃漾爲足以娛其目耶。豈徒以滂人之擊
汰漁父之鳴榔爲足以娛其耳耶。其殆有慕乎孔子
之在川孟子之觀濶而將因水以聞道乎。彼如斯之
歎有本之取皆謂道體無窮而欲吾人體道者自強
而不息也。至程子之論則又謂其要在於謹獨。驟而
觀之謹獨亦何與於水哉。蓋不能謹獨則欲肆理微
而不息之機或幾乎息矣。惟於獨而謹焉一幾之萌
必爲敬行不影不寐不衾愧又豈毫髮之間斷耶。

夫是之謂體道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
謂孔孟之徒陳君其有取於是乎君之鄉先輩三泉
劉公益得之於水而其學之爲淵源者也君試以
言質之

引類

詞林會別詩引

甯菴吳先生所學甚正以直諒多聞爲朋儕所推讓
義苟不可雖利害在前未嘗少動人或不當其意
尊行親交未嘗苟同也其以史事自南都召入翰林
之道瑾專政欲牢籠天下蒙俊聲生勢長日益以

士大夫未能無旦夕身家之慮往往遜言恭色以見
禍為幸竊菴自負骯髒不為貶徇且從而詭託
聞而叩之思中以法其黨乃相與造為不根之謗正
德戊辰會諸司奉職入覲吏部踞當黜者以請瑾因
矯詔罷竇菴及一御史朝之大夫士相顧駭愕莫知
其故然無敢為之訟屈者竇菴既歸宜與吾儕合并
避際每道論故舊則低徊大息者久之未知後會何
如也
嘉靖三年庚午瑾敗聖步更新竇菴遂復召用明
禮部侍郎明年壬申奉表來賀
者風指計日喜晤語之有期既至

以次醜會不醉無歸游徼之
者聞老戒菴靳先生首倡一詩明
後道相之不數日忽成一卷夫伐木之什次于棠
蓋以友道之相須至於形忘意契有若異姓而同
產者諸君之於菴菴未見則思之而不能忘既見則
樂之而不能已倡予和汝以洩其感慨之念亦人情
之常有不足異者矣而宏於是則竊有所感焉方菴
菴被謗而歸憂世者其然無稅駕之所實有不逮假
焉者豈獨爲一人一事惜哉辭而承且開明邪不
勝也則來於陽復之後彙征於交泰之初匪風下敷

夫思治之欲則今茲之會又非獨爲一人一事
吾也况皆正者暫榮而即瘁嫉和者始否而終亨以
察卷之進退觀之則人之自立不可不慎能不重有
所感乎甯菴雅尚退遜爲學士即求南署又甚樂於
官惟北轅之是恐也然

聖天子側席正人而尤拳拳舊學則其羽儀于天朝
或終不可辭避而吾儕之別思漸當釋然矣詩苑若
諸君自菴卷之外皆同年繼有作者少師西澤李公
致傅石齋楊公少保羣齋梁公遼菴揚公皆與舊卷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六朝書第一日之將脯子與從弟卿進士來小集
寓舍享祠先之昨而館賓周聰敬之與焉時雨初霽
晚色澄鮮意侍御曩君天益必散道而歸矣使人邀
之欲藉是以叙雅懷而破孤寂也君初辭不赴予訝
焉來弟曰君之妻翁伯軒先生亦以今茲初度君必
有家集宜不能棄予欲邀君賀而僕夫已散亦不能
去乃復使人強君君遂携酒榼來助被此酬酢主客
兩忘予方追憶先侍郎府君蓋強飲以自寬耳因歎
尊翁之福與君之罪為不可及君作而拱曰恭忝

歌駟牡之詩不能無介然于懷今茲良會亦不
得得一言寓歸爲壽以紓望雲之思豈非人子之
幸耶予與君世有姻連先伯母貞節孺人實君之姑
而予在群從中最鍾愛兒時數從至君家群聚嬉戲
誠無異同隊之魚一旦遭逢幸與君同朝于此蓋皆
前人之餘慶也通家助喜百世同之祝頌奚可辭爰
與周君及東弟聯句得一章成君之志君之寮友聞
而和之璧聯珠貫忽成巨軸予題其端曰雲會椿年
引以數語見詩之所由作翁方七十有二精力甚強
新獲壽稱由是至於期頤未艾也予尚能屢屢爲

與兆耳

梅軒蔣君聯句引

南帝庶部尚書梅軒蔣公乃少傳兼太子太傳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教所先生伯氏成化丁未與少
傳公同登甲科出補縣令入為臺察擢郡守副方岳
旋以都憲領巡撫之寄乃晉佐民部陟大司徒其器
宇溫和如玉其操存確乎如金別歷中外恪修職業
所至譽望藹蔚人不能瑕疢一言蓋與少傳公同志
協德聯輝競爽古所謂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驗
之於今為益信矣公自留都亟疏請老少傳公知

上遂得俞旨且褒以璽書聽乘傳
尋常非公之所存所立終始不渝烏能未譽以享茲
盛福耶少師石齋揚公素知公昆季而少保礪菴毛
公及宏又辱同榜於公之得請而休也實深贊喜且
皆少傅公同官因聯句以爲公賀情之所至少傅公
亦不能已於言焉是日視草之餘晝漏僅數刻得詩
四首將寄納公裝石翁因屬宏述其故夫少而學壯
而仕壯而歸友士君子出處之常道也然晚節末路
歲暮猶聞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徃徃

終亮節孤素羔袖之誚者此蕭何之所以不如張良
而顏魯公之所以來致堂之議也公茲歸完名全美
綽有餘裕固宜有以賀之聯句之作殆不徒區區爲
交游之好公歸當暑簞冬氊閒適無榮之際取而觀
之其亦當欣然而自賀乎

歸囊珍贈引

余生之先有仕宋至太師謚忠惠者在慈溪爲世族
生挾相人術客京師其人雖物迫寒賧不驗予不
能知也然王公大人往往可生必有以取之也

最後及予問其言子顯晦通塞驗不驗予不能信焉
然見生好禮敦義非營營於懸薄非津津於貨貨而
又非矜以誇衆神以誣人者乃意諸公之可生殆以
是也生將歸已諏吉日往干王公大人爲詩若歌珍
視之而納諸其囊來告曰錦觀世之人挾方技而遊
于王公大人者槩有利焉得錢若帛銖積而縷板之
將歸以爲求田問舍之計耳錦自分骨法不可易其
道舍以終其身而無所復覲焉獨未能忘意於名以
爲者有所耗固可千萬年而不朽也故茲汲汲而
汲汲於公公垂里驥也一繩之附肯於錦情

為僕鍾鼎重泉承予姑諾之而未暇作生坐是改詠
編書度其意辨得予言不肯發蓋有不容拒者既而
思慮愈精於形法而泯然無所聞者蓋多矣惟內
難執服以左氏而傳姑布子卿唐舉許負以司馬氏
而傳袁天綱乙弗弘禮張景藏梁金鳳以宋氏而傳
生之汲汲於名亦有志於自立而不知所擇焉可重也
遂書此畀之不知於生之業其是為否乎雖然諸
公之作猶珠焉誠足珍也得吾說而貫之可累累而
把玩矣

什以入帝城附清光爲至榮然拂曙揭揭晨無其寢
窮日僕僕衣盡緇塵憊極而感必有韉鎖柴柵之厭
於是時也挾賓從走郊坰偷一適於觴詠湏臾之間
亦足以爲快矣而况奉使聿脫朝籍遵塗脂車乘
流鼓柁括囊遠景徜徉大觀其爲拘縱勞適萬萬不
侔自恒情處之史君之遊江湖豈不誠壯矣哉雖然
微西北之宸居無以寧海宇微東南之歲潛無以給
京師脫河流稍掇網運愆期上自尊官下延斗食皆
凜凜乎其可懼天下之命實於萬艘乎寄焉法久而
玩珍之藪也極矣史君朝夕圖慮肯寧居乎先天下

之漢而漢古也君子視江湖猶廟廊也史君行贈言
滿卷或與江湖壯遊題之君顧謂宏曰子於同年亦
徒四韻而已乎乃復爲之引